

诗歌

春的絮谈

■犁夫

寒风中的大雁
驮走了秋天
连同枫叶一样的容颜
我只能在背影之后
放飞思念
遗落的羽毛
成为打不开的信笺
尘封了温馨的呢喃

翅膀飞走了
只剩下心事孤独陪伴
翱翔在远方的心灵
牵挂着一方碧水云天
舞动无尽的情思
描摹着一幅幅画卷
等待复苏
让情感在春意里盎然

生命在阳光里
拉成一条条金色的丝线
绽放光华的梦想
在春水里折射出五彩斑斓
眺望远方
拾起那个秋天的遗憾
让心灵飞翔
不再隐忍结冰的冬天

融水成歌
在喉咙里上下翻卷
以传奇的经历
诉说酷暑严寒
以柔柔的问候
推介春风拂面
不说一枚柳叶的表情
也不说一朵杏花的灿烂

梦，已振翅高飞
希望的风筝
正在穿越时间
就这样沐浴在温情里
信步在和风水岸
千年的梨花呀
仍旧绽放出春天的预言
我守望
把深情的目光投向红山

多想自由地喊一嗓
多想畅快地谈一谈
把这一切都交给春风吧
让绵绵的春雨
润色出千古吟诵的诗篇
还是把一些悄悄话
说给家燕
敞开心扉吧
给翅膀筑巢
筑成诗和远方的浪漫

散文

初春小镇的美丽弧线

■刘流

腊尽春来，岁尾年头，是一段饱满的日子。小镇锦山，积雪像儿童随意点画的画作，给山河披上一条条白色的哈达。雪后初霁，天空蔚蓝，仅有几丝白云，像羽毛，轻盈，吉祥。嗅着清晨有些清冽的空气，踏着残雪，踽踽走在街头，怔忡间，惊艳的一幕入眸：一棵棵花柳的枝头上还缀有红色的果子，红艳，清新，美丽，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珊瑚，与迎春的一盏盏玲珑的红灯笼媲美。

那一抹红色，让有些寂寥的小镇，仿佛走进一个明媚的节日，如同贴了年画的春节，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小镇锦山是我的家乡，也是我的眷恋。这里群山连绵，层峦叠嶂，被树木、清泉、奇峰、云海装扮得多姿多彩。碧水盈盈、鸟儿婉啼的锡伯河，更是不舍昼夜地滋润着这片土地。

春天了，这里晴朗干燥。我走在小镇这天，是一个好天气，天空晴朗，阳光充足，微风和煦。从花山那边飘过来的一根根云丝，给湛蓝的天空蒙上一层轻轻的、薄薄的白纱，似有似无，若隐若现。

分布稀疏的花柳在阳光穿过时，在铺满黄草散落枯叶的地上，射出一条条长长的影子，在地上画出一道道纹路，又如斑马身上的一道道黑斑。笔直高大的柱松散布在公园中，圆锥状墨绿色的身躯直指湛蓝的天宇；蓬松阔大的翠柏集中在公园一角，在树下洒下一片浓黑的

暗影；虬枝上扬的杨树，细条下垂的柳树，仿佛老者的白发和胡须。

人们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不懈绿化、美化锦山小城，让山间水畔，草木叠翠。初春，这里便有了色彩，有了光鲜亮丽的容颜。

我以为，一个地方，有山有水好山好水很重要，有树有花红柳绿也很重要。这里就是有山有水有树有花之所在。

在国家水上公园锡伯河橡胶坝的树荫下徜徉，辄会为水中的蒹葭、荇草、水鸟和两岸的树木、花卉、石刻而感动。其间，很多树木皆有着名贵或华丽的气韵和衣裳。像银杏、梧桐，都曾是大城市的点缀，有些“下嫁”的意味；而花柳，则是从当地大山茅荆坝的深处迁来，从不识到展姿容，从宁静到喧哗。这种深山来客，不是银杏、梧桐那样傲岸的乔木，却是沙柳般的灌木，但比五角枫还要桀骜不驯，有与环境抗争的脾性。它们濯濯且灼灼的果实、花冠，在暮冬妖烧与绽放，让红色的光焰，切割每一个沉闷的黑夜与寒流滚滚的白天。这样的树，不仅使小城蓬荜生辉，还引来一种鸟儿，给一度空寂的苍穹以缤纷的喜庆画面。

花柳是梓的一种，也叫水桐、河柳、木角豆，紫薇科。嫩枝上是稀疏柔毛，叶对生，阔卵形，长宽近相等，春日满树白花，秋冬英垂如扇。秋后、暮冬的树冠，日益嫣红，如火如荼。那其实是一种红艳艳的果实，似花而非花，让

人想起秋天的山丁子。只不过，它比山丁子顽强，冰刀霜剑的打击，愈加晶莹和鲜艳。

冬尽春来的一段日子，太平鸟在深山觅食艰难了，就要纷纷飞进锦山小镇，成为锦山一道美丽的风景。它们是奔着花柳的果实来的。据说，北方有一种鸟，总是青眯树上经霜的红柿子，入冬，就去柿树枝头啄食残存的果实。太平鸟亦然，它们与花柳如影随形，被口腹之欲所眷恋所牵挂，如同鱼儿与水，在此类树上筑巢、孵育，当大雪封山，食物难觅，则会循着树木呼吸的味道，默契地来到锦山的树上啄食、栖息。

太平鸟，属小型鸣禽，全身呈葡萄灰褐色，头部则呈栗褐色，头顶有一簇羽毛笔样细长的羽冠，宛如峨冠博带的学子。它们不尚孤僻，不喜独往独来，动辄展露优美的体态，呼朋引伴，口吐清柔鸣声，凌空蹈虚，在城市的上空掠过。

犹如美丽的弧线，太平鸟为小镇画出了一道道暖意与色彩。有一年，春雪在小镇上空弥漫，覆盖了锦山。十几只太平鸟居然飞临我家窗前。我家六楼，濒临锡伯河，太平鸟在楼顶和窗台飞舞，让人内心在萧索风雪中暖流顿生。我即刻在窗台洒一些小米，翌日，那些小米竟不见了。估计，是觅食的太平鸟啄了。之后，我多次往窗台洒小米或面包屑，但尽管有太平鸟来此暂

坐，不知为何，却再也没有啄食小米。后来，食物无奈随风而去。

或许，小米、面包屑不对太平鸟口味，因为它们的食物标的，是花柳。小镇人爱护绿树，也呵护太平鸟，一次，见有人闲极无聊，竟然用弹弓袭击落在花柳树上的太平鸟，不由上前责问，那个人羞红了脸，收起弹弓快快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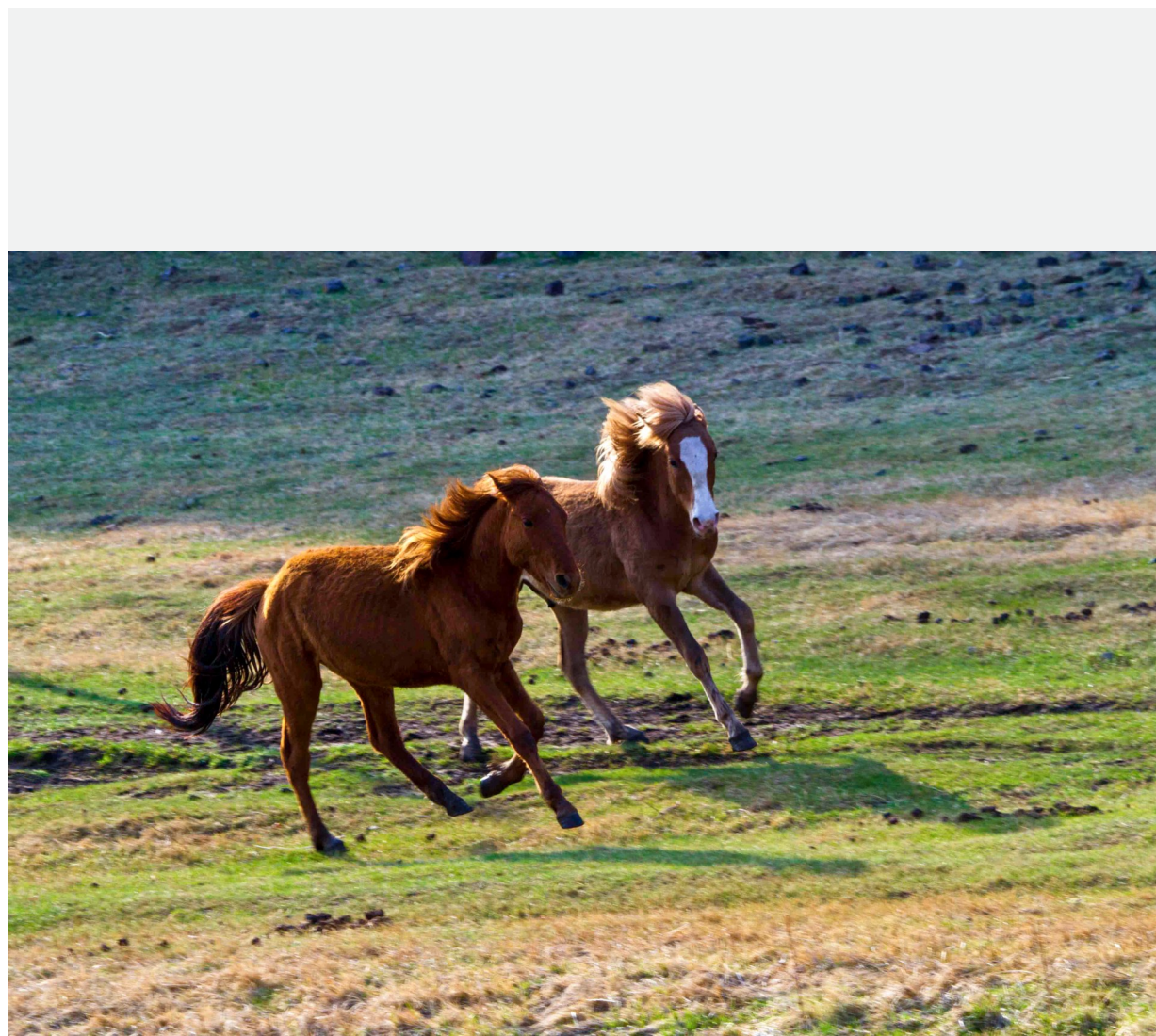
在小镇的河滨、绿地、南北山公园，花柳随处可见。尤其广场，这种火光一样美丽的树种，仿佛太平鸟头冠的漂亮羽毛，总是在寒冷的冬天，美丽地摇曳。

前年秋天，我去新疆，在可可托海，在喀纳斯，公路旁和两侧的山峰，见到了花柳。它们如火炬树一般闪现，映红你的眼眸。它们是静默的，肃穆的，但其肌肤的鲜艳，让人禁不住惊呼和赞叹，不由想起家乡小镇的它们。

锦山和新疆，山水迢迢。因了地理纬度，因了花柳，两个地方，便有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关联。那是守望，祈愿，心之所系。

因为红艳，人们也将花柳叫“北国红豆”，北国红豆也相思。它们无论在山里还是城里，春夏秋冬，俱该绿则绿该红则红，且不畏风霜，挺拔傲立，颇有苍松翠柏的风骨。

花柳，装点着小镇，寄托着小镇人的钟爱，将锦山，涂抹了一缕娇媚的底色，让这里的一年四季，魅力无穷。



△双骏图 摄影 赵国君

双骏图

散文

黄岗初行

■李云鹤

天幕低垂，酷似一座巨大的蒙古包，笼罩着八荒四野。雪花儿打着旋儿迎面扑来，像一双白白净净的小手儿，突然捂住我的眼睛。

早春二月，我搭乘黄岗铁矿的通勤车去矿区姑姑家。车子颠颠簸簸，一路向西，不一会儿，就把热闹的经棚小镇甩在身后。

侧目望向车窗外，雪域苍茫，空阔渺远，浓重的灰色铺天盖地，把道路衬托得细细瘦瘦，像一条长蛇在蠕动。道路拐过几个急弯，眼前忽然流出一条河。河面时宽时窄，水流或缓或疾，像一幅飘逸的素色绸缎。再往前走，河道突然凸出一段圆弧，把河水拥向路面，我离水更近了。水波涟漪，无意喧嚣，像大地的心跳，沉稳有力，又似一曲恋歌兀自唱响，让我许我一翦阳春水。

与河流呼应成趣的是两岸大大小小的水

泊，它们俗称“泡子”。泡子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大一点的也不过百余平米，晶晶亮亮，辉映万里云天。小的直径不足一米，一抬脚就可以轻松跨越，举足落步之间，人是欢愉的，心是雀跃的，水是沸腾的。

大泡子澄澈通透，银镜一般映照荒原本色，苍穹雪影倒映水中，像一幅巨幅水墨。小泡子玲珑可爱，杯盏一样盛满浅浅淡淡的春意，如玉人吹笛，柔波媚眼，风拂过，笑涡盈盈。水里游着成群的天鹅和野鸭，芦花的，雪白的，乌黑的……一只只淡然不惊，端庄高雅，那硕长的脖颈变换着好看的弧度，左缠，右绕，前伸，后仰，时静时动，款款生姿。一群野禽体如轻舟，优雅地划过来，划过去，在水面上留下一道道波浪，像一个徐徐拉长的“八”字，幅度越来越宽，边线越来越细。一场倒春寒把人冻得缩成一团，这些小小的高原生灵却在享受着春

天了。生命的姿态千万种，比如，一条河的流淌，一群鸟儿的游弋，还有一个人的心跳和呼吸……如此种种，万物可爱。

车子已驶入草原腹地。雪花儿在空中翻着好看的眼头，然后轻盈地贴向水面，像一个粉嫩娃娃把自己的小脸儿慢慢凑过来，然后给母亲深深一吻。雪片像白色落花，惊起细细的涟漪，然后融成水滴汇入滚滚春潮，滋养着无际的山川。

这些泡子少了些波翻浪涌的磅礴之气，却是我眼里的欣喜，命里的际遇。泡子星罗棋布，像散落的珍珠在苍凉的雪野上绽放光芒，路线如丝绳，把它们串起来，一颗，两颗……

远山，飞雪，碧水，丛林……车窗成了幻灯片，一幕幕相映成画。风起如挥桨，荡起清波漾漾，怡心悦性，洗濯万物。

车轮卷起白色旋风，恍若大军过境。走一段，无尽头，再走一段，仍无尽头……山路起伏，车辆颠簸，像绳上拴着蚂蚱，被顽皮的孩子牵在手里。不时起身，翘首，不见来时路，无处觅归途。

海拔越来越高，灌木丛渐渐多了起来，密密匝匝覆住地面，枝杈棕红，似高僧禅衣禅帽，在风雪中盘腿打坐，祈福苍生。风起须发飘飘，雪落白袍加身，好一副仙风道骨！

风停了，雪也停了，太阳一下子跃出云层。照亮天宇，放眼望去，银蛇遍地，蜡象躬行，一派北国风光尽收眼底。

穿行在克什克腾这座雄奇壮美的地质大观园，处处皆景致，步步有洞天。君若来，卿作伴，不问来路，莫念归途，任由天地造化，站成树，开成花，一路向天涯。

散文

心中菩提缓缓开

■王春雨

我和自然是多年的好友，情同姐妹。可以说我是读着她的诗歌走过了自己的岁月流年。诗如其人，质朴、坦荡、真诚。最初读她的诗歌，感觉只是诗和远方的写意，是一个女子对家乡山水的热爱和眷恋。随着光阴的流逝，渐渐地我在她的诗歌里读出了山河的壮阔，生命的豁达，人生的气节，还有对大自然一草一木的敬畏之心。

她的诗内容深刻，独具特色。她是草原飞出的金凤凰，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女诗人。带着百合花的热烈，带着青松翠柏的豪气与洒脱，用她的真情写出一首又一首深情的诗行。她是在烟火里谋生，在文字的世界里寻找着灵魂与精神的栖息。在她的诗歌里我读到了对人生、对故乡的爱，既温馨平和又潜藏着激情。

在她的《草色》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策马扬鞭的女子，在辽阔的贡格尔草原上纵情驰骋。那马鞭甩出的不是一枚枚乡愁的惆怅，而是一声声牧歌的奔放恣然。无论是美丽神奇的达里诺尔，波澜壮阔的黄岗梁林海，还是风情万种的白音敖包的沙地云杉，都在她的笔下熠熠生辉，绽放着美丽，散发着芬芳。她犹如草原上的“女侠”巾帼不让须眉地用诗歌舞动世间的正义和柔情！

在她的诗歌里，白云知道风筝的心思，一根翎羽能牵住一束光，那是一份埋在心里的仰望。“我从黄昏中走来 / 借萤光，采一分月亮紫铜 / 打造几枚铜板，来朝拜一颗星星 / 照亮黑夜这段路途走到黎明……”她与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早已融为一体。她用灵魂在写这人间值得，她用生命在书写着大自然的慈悲与壮丽。她把自己辛勤喂养的“千军万马”在这一刻全部都放牧在她浓墨重彩的《草色》里。她把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毫无顾忌地领入了繁华，带进了热闹的人群，她要让她最干净，最纯粹的一抹《草色》开成一朵心中的菩提。

诗人顾城说“我想当一个诗人的时候，我失去了诗，我想当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失去了我自己。在你什么也不想要的时候，一切如约而至。”姐姐恰恰就是这样的诗人，带着文人的风骨，用自己的那份真实完美地诠释了一个诗人所要达到的高度。洗尽铅华，面对岁月的风霜，人生的起落，凡人能做到波澜不惊，闲看云卷云舒的那份淡然？用灵魂写诗，我亦自然。

我的家乡

■经棚第二小学 二年一班 李芃淇

我的家乡坐落在克旗周边的一个宁静的小村庄。这里气候宜人，清新的空气吸上一口便让人神清气爽。

我的家乡山很多，群山绵亘蜿蜒，它三五峰呼应，一眼望不到边。

连绵的山峰又像彩带一样，将城市和乡村分开，让宁静的乡村沾不到城市的喧嚣。

山上生机盎然，有茂密的森林，还有漫山遍野的山花。山上还有许多可爱的动物，小松鼠拖着蓬松的大尾巴在树上玩耍，时常会看见呆萌的傻狍子，它在森林里飞快地奔跑。

山脚下是成片的田地，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夏天辛勤劳作，秋天喜获丰收，冬天休养生息。

大山真诚朴实，无私奉献，古往今来，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这就是我的家乡，一个平凡的村庄，我很喜欢它！

